

老土匪经历的当土匪、被清剿、抗美援朝、生产队、大跃进、自然灾害、被批斗

龙虎镇

一个湘西土匪的真实传奇人生



蒲钰 / 著

译林出版社

龙虎镇

一个湘西土匪的真实传奇人生



蒲钰 / 著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虎镇 / 蒲钰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7
ISBN 978-7-5447-2954-3

I. ①龙… II. ①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26881号

书 名 龙虎镇
作 者 蒲 钰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周冬辉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0.75
字 数 280千字
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954-3
定 价 33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1. 龙虎镇 / 1
2. 土匪 / 11
3. 蚂炸洞 / 23
4. 美国兵来了 / 46
5. 抓壮丁 / 58
6. 飞云寨 / 73
7. 梅花 / 113
8. 大剿匪 / 133
9. 抗美援朝（一） / 152
10. 抗美援朝（二） / 181
11. 归来之后 / 200
12. 生产队 / 207
13. 地富反坏 / 265
14. 镇反运动 / 287
15. 英雄？土匪？ / 319

1. 龙虎镇

梅家豆腐坊是龙虎镇上的老字号，生意不错。

我是梅家豆腐坊的老板，确切点说，梅花才是梅家豆腐坊的老板，我只是一个只知道吃喝拉撒，百事不管的闲老头子。梅花实在忙不过来了，我就请镇上的细妹子过来做帮工，没想到歪打正着，豆腐坊的生意更红火火了。

18 岁的细妹子，是镇上的一朵花。细妹子来了，很多生意也跟着来了。

镇上的后生有事没事总想来豆腐坊坐坐，实在坐不住了，就自己找活干，劈柴烧火什么的，抢着向姑娘献殷勤。我请了一个细妹子，实际上把龙虎镇的后生都请来了，而且不用花钱，后生离开时，还得掏钱买豆腐带回去，豆腐做得再多，也没有剩的。

梅花没少在被窝里摸着我的半边脑壳，夸我能干。

龙虎镇的人都叫我没脑壳。其实我是有脑壳的人，只是我的脑壳没有别人的完整。我左边的脑壳盖子在朝鲜战场上让美国的弹片揭开过一回，丢失了一些重要的东西，然后我的脑壳就没有别人的脑壳好使了，成天云里雾里的，很少有个清醒的时候，遇到阴雨天就痛得要命，苦不堪言。因此我常常羡慕别人有一个完整的脑壳。

然而，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喜欢相互羡慕，别人也羡慕我只有半边脑壳——一个只有半边脑壳而活着的男人，每季度都能从政府那里领到 398 块钱。

要下雨了。

梅花和细妹子还在店里张罗着生意，我就坐在豆腐坊的一条高板凳上，捧着半边脑壳跟前来买豆腐的邻里乡亲不停地打着招呼。

要下雨了。

我重复说，要下雨了。

狗娃，是不是很痛撒？

梅花好几次都撇下手头的活，走过来，用手轻抚我的痛处柔声问我。

所有的男人都有自己的痛处，我也有。梅花的手虽然还是那么圆润，但这种圆润的感觉是刚出锅的豆腐给的，带着温热的水分。梅花知道我的痛处，我想龙虎镇上只有梅花才知道我的痛处。每每她的手指触及到我的痛处时，我的痛处就不再是痛处了，而是一些兴奋点。

狗娃是我的小名，梅花叫了八十多年，而且还在叫。八十多年叫一个人的小名是一种习惯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我想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习惯和幸福。我的习惯和幸福就在于梅花用手轻抚我的脑壳，然后叫我狗娃。

狗娃，狗娃。梅花在激情难抑的叫唤着，下雨了。

下雨了。

真的下雨了。

我感觉自己的思想正在进入一个潮湿的山洞。

洞外有雨，有一只红色的野羊，正带着它的潮湿与慌乱，在穿越我的身体。

年轻的梅花在喊：狗娃，狗娃，抓住那东西！抓住那东西我就是你的女人！

那东西就是红色的野羊。

雷公山上的野羊很多，但红色的野羊只有一只。

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，红色的野羊已经消失了。

最初的记忆是从一只红色的野羊开始的。

龙虎镇是黔东南在湘西的一块飞地。所谓的飞地，就是横空飞出去的一块地盘。也就是说，龙虎镇位于湘西境内，却属于黔东南管辖。以前，省内犯事的人只要跑到省外，就没事了，所以湖南人犯了事就往广西四川湖北江西贵州境内跑。黔东南的龙虎镇位于湘西境内，自然成了湘西犯事之人的避难所。龙虎镇上住的大都是有官司在身的湘西人，这些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和偷鸡摸狗的混混到了这里之后，都像脱胎换骨了似的，他们开荒种鸦片，开店做买卖，倒腾山货，过着一种平静而祥和的生活。

对了，梅花和菊花是龙虎镇上的两朵鲜花。

龙虎镇的小伙子都这么说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龙虎镇上没有比她们更漂亮的姑娘了。菊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，也许不是。因为我和菊花是梅老爹当年从雷公山上捡回来的，分不清谁大谁小，当时我比菊花重那么一点点，所以我就做了菊花的哥哥。

梅老爹就是梅花的父亲，但镇上的人都叫他“没耳朵”。

其实梅老爹有耳朵，但我和菊花没有见过他的耳朵。

梅老爹的两只耳朵在雷公山上让一只大黑熊抓掉了，只有两个黑乎乎的孔洞，跟我们家那些鸡的耳洞差不多，鸡的耳洞上长着毛，梅老爹的耳洞上盖着头发。

我和菊花生下来没几天，就让亲生父母用竹篮子扔在雷公山上。

梅老爹和那只大黑熊几乎是同时在山上发现竹篮子的，梅老爹眼明手快，抢先一步把竹篮子抓到手，结果大黑熊恼羞成怒，抓住了梅老爹的两只耳朵。

“两只耳朵就这样没了。”

梅老爹这么说，梅花也这么说。梅花叫我狗娃，因为我是喝她们家那只母狗的奶长大的。梅老爹把我捡回来的那阵，我没日没夜的哭啼，梅老爹以为我是撞了邪，就到月亮山上请来白仙姑。

这位姓白的女人在我的面前又哭又笑又跳，说我是夜哭郎，于是弄了一块木牌子，要梅老爹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到路口上去挂。木牌子上写着——

天皇皇，地皇皇，
我家有个夜哭郎，
过路行人念三遍，
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梅花说，那块木牌子就挂在路口的那棵枫树上，过往的读书人驻足念了一遍又一遍，但我还是要哭，而且声嘶力竭。

菊花喝豆浆，但我死活不肯喝，肚子饿了我就没日没夜的哭啼。

我想喝奶，梅花抱着我的时候，我的小手就往她的胸脯上乱摸。

摸得多了，梅花就知道我想喝奶。

梅花八岁，还没有奶子。

没有奶子的梅花给我找了个奶妈。我的奶妈就是她家的那只母狗。说来也巧，就在我哭得翻白眼快要断气的时候，那只母狗也生产了，在屋边的草垛上生了两只小花狗。母狗生产后就躺在草垛上，两排奶子鼓囊囊的，任由两只小花狗拉扯着，吱溜吱溜地，吮吸不休。

那天夜里我哭得死去活来，梅花就提着桐油灯，抱着我，去找狗妈妈。

梅花说她先用手轻轻地抚摸狗妈妈的脑壳，然后把我悄悄地放在草垛上，把其中一粒奶子塞进我的嘴里，我的哭声便戛然而止了。他们家的母狗是第一次做妈妈，以为我也是它生的狗崽，就闭着眼睛任由我猛吸它的奶子。有趣的是，我和两只小花狗一起吃奶时，总是你挤我压地争夺其中的某一粒奶子，弄得满嘴都是狗毛。

然而没多久，那两只小花狗神秘地失踪了。

梅花逢人便说，他们家的小花狗夜里被山上的老虎叼走了。一时间，弄得龙虎镇的人都紧张兮兮的，家家户户都忙着修猪圈补羊圈什么的，生怕老虎晚上出来，把自家的牲口叼走了。

若干年后，梅花告诉我，这只是一句谎言。

这句谎言，虽然让她逃过了梅老爹的责骂，让龙虎镇的牲口过了一个舒适的冬天，但她却内疚了若干年，而且至今还在内疚着。

梅花说：“狗妈妈那哀伤的眼神总是让我的灵魂感到不安。”

原来，梅花怕我吃不饱，就把那两只小花狗弄死了，扔进龙虎河里。狗妈妈发现狗崽不见后，四处寻找，不吃不喝，但仍不忘早晚跑回来喂我奶，它把我当成它的孩子了，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，给我喂奶的时候，它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。

狗通人性。

梅花常说，人不如狗。

每每梅花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母亲，想起那个给我身体，却把我扔在山野之中喂大黑熊的女人，她的心灵远没有一只母狗伟大。

所以邻家小孩子欺负我，骂我是狗娘养的时候，我从来不生气。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会很自豪地告诉他们，我本来就是狗娘养的，我管梅花家的母狗叫奶妈。

花信十三。

嫁人十四。

生娃十五。

对于龙虎镇的姑娘们来说，15岁就是母亲了。

我七八岁的时候，梅花十五六岁。

梅花家的门槛都让前来提亲的媒婆踩矮了，但梅花死活不肯点那个头，梅老爹自然也拿她没办法了，只能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蹲在院子里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。

然而旱烟抽多了，就会咳嗽。

夜里，梅老爹在院子里咳得厉害，我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披了件对襟短袖便衣，然后摸黑走到院子里，替梅老爹捶背。

我说爹，你能不能少抽两口？

我和菊花没有爹，就跟着梅花叫，梅花叫梅老爹爹，我们也叫梅老爹爹。

一阵猛烈的咳嗽之后，梅老爹猫一样喘着粗气，一抽一抽的。

狗娃，她们睡了没有？梅老爹问。

我说睡了，刚才梅花姐的左腿还挂在我的身上呢，我拿开了，也没见醒。

我和梅花在一个被窝里睡了七八个年头，而且到现在还睡在一起。

当然，一起睡的，还有菊花。

每天晚上，我就像棍子一样插在她们中间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一天天长大，木板床似乎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拥挤了。特别是梅花的胸脯肿胀起来之后，木板床更是变得拥挤不堪了。梅老爹好几次想让我到他的房间里去睡，可我就是受不了他被窝里头的那股旱烟味，呛得要命。

梅花的胸脯之所以会肿胀，都是让李铁蛋给气的。

梅花这么说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

对了，李铁蛋是铁匠铺李瘸子的独苗子。

李瘸子人么，长得跟梁山好汉李逵似的，整天在铁匠铺里抡大锤打铁，壮得像头水牛。但他的右脚不好使，走路打铁都得踮着脚跟。据说他的脚后跟挨过官府的枪子，黄豆大的一粒铁砂嵌在关节里，没有办法取出来。

李瘸子年轻的时候，在湘西一个叫麻田铺的小镇上给土匪打造枪械，有次试枪时，枪走了火，不偏不倚打烂了一个大户人家儿子的卵蛋，官府要来抓人，他只好连夜拖着大肚皮的婆娘往龙虎镇跑，还没到龙虎镇境内就动了胎气。

李铁蛋刚从婆娘的裤裆里钻出来，李瘸子就把小家伙的腿提起来了，见是个带把子的，更是欣喜若狂，对着倒在路边的婆娘忘乎所以地喊：老子日你娘的，还真是个带把的种哩，哈哈，老子这回后继有人了！然后又忘乎所以的亲小家伙的小鸡鸡。直到小家伙一泡热乎乎的尿全撒在他的嘴里，他这才意识到，官府的人快要追上来了。他忘乎所以的喊声引来了追捕他的人。他赶紧咬断脐带，然后抱起婆娘和娃崽，拼命地往龙虎镇境内跑去。

湖南与贵州的界碑就立在雷公山的山梁上，是块两三尺高的石头，旁边有一棵高大挺拔的黑心树，就在李瘸子左脚跨过那块石头右脚刚抬起的刹那，身后的枪“嘭”地响了，他抱着婆娘和娃崽顺势从山梁上滚到了贵州境内，一直往山下滚……那以后，他走到哪都得踮着右脚，后脚跟再也不能落地了。

李铁蛋小时候不叫李铁蛋，叫李大个。

李瘸子觉得自己的种就应该像自己那样，高高大大的。然而李大个长得跟秤砣似的，七八岁了就晓得喊声娘，连声爹都喊不准，总是把爹爹喊成爷爷。

这娃崽是不是自己的种？

李瘸子没少问过婆娘哩。

刚开始，婆娘忍气吞声，没说什么，李瘸子以为婆娘理屈，更是刨根问底，张三李四王五……尽选麻田铺的矮子问。

婆娘就火了。

婆娘说，好你个李瘸子，这娃头一泡尿就让你这头驴当水喝了，屁股也没拍一下，这娃没哭，哪里长得大？还有，咬脐带的时候，你这头驴也不比画一下，脐带短得像鸡巴，还没过娃的膝盖呢，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再说，你自己的种不好，回头倒

怪起我偷人来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……然后呜呜地哭。

婆娘越哭越觉得委屈，最后骂李瘸子是驴蛋，是蠢种。李瘸子哪受得了那气，揪着婆娘的头发就是一顿毒打。哪想婆娘挨打后想不通，在一个微雨的清晨投龙潭自尽了。

龙潭是龙虎河尽头的一个怪潭。

怪就怪在，几丈宽的一条龙虎河绕过龙虎镇后，注入潭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龙潭的中央有个水缸大的旋涡。这个旋涡每月要出现两次，每次要持续一炷香的时间，直到潭底的岩石有所裸露，一条巨大的水龙复又从潭底腾空而起，然后从半空中跌落下来，有如珍珠落在盘子里一般，整个过程伴随着巨大的吞吐之声，虎啸龙吟，惊心动魄，而且场面也十分壮观。

说到龙潭，龙虎镇的人没有哪个不是胆战心惊的。

潭中那个没有底的窟窿，不知吞噬了多少人性命。

大伙都说，龙潭是地狱之门，从这里，可以进入十八层地狱。

女大当嫁，男大当婚，
天地合和，家发人兴。
做人要本分正经——
莫过路相挨，嫖眼传情，
莫摸摸掐掐，鬼打鬼混，
莫撩妻弄妇，乱搞奸情。
屋檐滴水，落地有痕，
耙落糠桶抖不了——
得到证据，抓到把柄。
装进猪笼，永沉潭底。

这是龙虎镇的老规矩。

龙虎镇上的痴男怨女要是干了那种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事情，坏了规矩，就会

下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，族人就会把这对痴男怨女装进一个猪笼，扔进龙潭，他们的生命就会被突如其来的旋涡吞噬。

大个是李铁胆的种。

一个微雨的清晨，李瘸子的婆娘扔下这话就跌跌撞撞、哭哭啼啼地往龙潭边跑，李瘸子想把婆娘追回来问个明白，但腿脚不利索。当他一瘸一拐地追到龙潭边上时，婆娘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那一刻，龙潭正在虎啸龙吟。李瘸子站在那里，跟丢了魂魄似的，直到一条巨大的水龙从潭心里蹿起，一只绣花鞋从天上掉了下来，“啪”地砸在乱石堆里，他才回过神来。

鞋子是婆娘的，鞋帮上绣着戏水的鸳鸯。

婆娘走了，就留下一只空荡荡的鞋子。李瘸子跪在乱石堆里捧着婆娘的那只绣花鞋，喃喃自语，难道这婆娘做了神仙，飞到天上去不成？

然而他抬头仰望，满眼都是迷蒙烟雨。

李铁胆是飞云山庄的庄主，手下有两百多号弟兄。

有阵子，李铁胆曾到麻田铺找过李瘸子好几回，李瘸子先后给他弄了十几杆枪，每次都拿到了足够的银两。李铁胆二十几岁，尖嘴猴腮的，留着一撮老鼠胡须，身材非常矮小，胳膊短，腿儿更短，是个侏儒儿，整个人还不到三尺，但手上功夫却十分了得，两枚铁蛋能在百步之内随时要人性命。当年飞云山的山大王胸毛飘飘，长得跟猛张飞似的，四下里打家劫舍，到处奸淫良家妇女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。李铁胆十八岁那年独闯飞云山，单挑山大王的事迹，麻田铺可以说是妇孺皆知，家喻户晓。

胸毛飘飘使的是两把盒子炮，根本没把李铁胆这个小毛孩放在眼里。

单挑的那天，烈日炎炎，山上的草叶子都翻卷着白色的边儿。

胸毛飘飘和李铁胆在飞云山脚的一块大草坪上对峙着，相距不过百步。百余名小喽啰躲在树荫里为他们的大王呐喊助威。胸毛飘飘干脆扯掉衣服，往草坪上一扔，骂了声老子日你妈的，然后狂笑，弟兄们，等老子干掉这不懂味的小毛猴子，然后

带你们到芷江城头逛窑子去……哈哈。

起风了，山风徐徐，胸毛飘飘，插在裤头上的两把盒子炮，红缨飘动。

大王要杀人了。

小喽啰的呐喊戛然而止。

胸毛飘动，杀人的征兆。

胸毛飘飘并非浪得虚名。

此人长满了长长的胸毛，平时很少袒露胸毛，据说只有杀人的时候，才会把胸毛裸露出来。风吹胸毛动，盒子炮响时，从而在江湖落了个胸毛飘飘的名号。

胸毛飘飘果然伸手拔枪，动作快捷无比。

李铁胆的胳膊短，动作更快。

小喽啰们还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胸毛飘飘的盒子炮就响了——啪啪，双枪齐发。

李铁胆没有倒下，胸毛飘飘却倒下了。

胸毛飘飘抱着卵蛋在草地上翻滚了好一阵，然后两腿一蹬，趴在草坪上再也不动了。

小喽啰们这才哆嗦着从树荫里走出来，围了过去。

“大王。”小喽啰们又喊了声，“飘飘大王。”

仍没有动静。

后来，有个肩上扛着把大刀，屁股上挂着杆旱烟袋的小喽啰走上前去，扳过胸毛飘飘的身子一看，吓得一屁股跌坐在草坪上，“啪”地一声，屁股上的旱烟袋折断了。半晌，才揉着眼睛说，大王走了。

听说大王走了，小喽啰们纷纷扔下手头的家伙，齐刷刷地跪倒在草地上。这些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的土匪平时忌讳说死字，人死了，他们就说走了，或者说老了。

胸毛飘飘死了，样子很恐怖。

胸毛飘飘的两个眼窝里分别嵌着一枚铁蛋，像个怪物，两枚铁蛋在阳光下银光闪闪。

那两枚铁蛋是李铁胆的。

李铁胆的手臂粗而且短，小喽啰们只看见李铁胆的衣袖抖动了一下，胸毛飘飘的盒子炮就响了。胸毛飘飘致命的伤不是在眼睛上，而是在卵蛋上。李铁胆并没有要取对方性命的意思，只是想废掉对方的眼睛，让对方再也看不到女人。所以铁蛋从衣袖里出来的时候，他只是恰到好处地弹了一下食指和中指，那劲道只够在百步之时砸烂对方的眼珠子而已。如果用上全力，铁蛋完全可以洞穿对方的后脑勺。

胸毛飘飘是被自己打死的，这是报应。当时他的盒子炮还没有从裤腰带里拔出来，手指刚搭在扳机上，眼珠子就被突如其来的铁蛋砸烂了，剧痛中他的手指一紧，枪就响了，裤裆里的家伙顿时被子弹打得稀巴烂。

2. 土匪

土匪之所以被称为土匪，是因为他们的武装还不够强大，还摆脱不了被统治阶级消灭的命运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自古以来，土匪与政府都是被消灭与消灭的对象，两者是对立的，且势不两立。因为土匪干的都是对抗官府的事情，随时都有被官府消灭的可能，所以，土匪更需要自强不息，不断地壮大自己。

土匪啸居山林，不可一日无主。

胸毛飘飘呜呼哀哉之后，小喽啰们转而拥戴李铁胆。就这样，李铁胆做了飞云山的山大王。李铁胆是个孤儿，是靠左邻右舍救济，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。李铁胆做了山大王后立了许多规矩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矩就是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岩鹰不打脚下食，严禁骚扰周边的老百姓。

李铁胆带着胸毛飘飘手下的小喽啰们在飞云山一带狩猎，开荒种地，自食其力。

两年后，他们在山上修建了“飞云山庄”，从而结束了洞居生活。

李铁胆四下里招兵买马，扩充自己的势力。

有段时间，他带着手下的弟兄频频光顾麻田铺，找李瘸子打造枪支。每一次，他都要在铁匠铺里呆上一两炷香的时间。后来熟悉了，李瘸子偶尔也会留他在家里吃顿饭，他总是不停地夸李瘸子的婆娘漂亮贤惠，饭菜做得香，一双细小的眼睛总是在李瘸子婆娘的身上滴溜溜转。

李瘸子白天打铁，晚上就在婆娘的身上忙碌，只想添丁生娃。6年下来，总算把婆娘的肚皮弄大，哪想到头来却是别人下的种，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王八不说，还得替别人养娃崽。

婆娘投潭自尽的第二天，李瘸子一瘸一拐地去找李铁胆算账，好不容易爬了30多里山路到了飞云山，看到的却是满眼的荒凉：破败的山寨，荒芜的田地……显然，

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人打理了。

远看妹妹一身红，
抖抖奶子过田垅，
杏花眼闪岩山动，
庙里和尚也发疯。

李瘸子正要下山，山下来了一位背着柴刀，扛着扁担，唱着飞歌的老人，一问才知道，李铁胆五年前带着山上的弟兄去芷江城头打日本鬼子，全部战死沙场了。

老人竖起拇指告诉他，李铁胆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是大英雄。

李大个是大英雄李铁胆的种。李瘸子突然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大英雄的后代抚养成人。那以后，李大个就不再是李大个了，是李铁蛋——大英雄李铁胆的铁蛋儿。李铁蛋就是一坨铁蛋儿，人如其名，都快 20 岁的人了，还长得跟七八岁的娃崽似的，三尺不到。

李铁蛋除了身材矮小之外，别的地方还行，脑瓜子也好使，还生就了一副花花肠子。

李铁蛋喜欢跟我在一起。

确切点说，这家伙是想和梅花在一起，可是梅花讨厌他，所以他就黏上我了。那时候我和梅花，还有菊花形影不离，他和我在一起，也就是和梅花在一起了。因此，他总是想方设法讨好我，花生啊菜粑粑的，好吃的东西在他的口袋里，总是掏个没完。

娃崽都很贪玩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，龙虎镇的娃崽都在滚铁环，也就是用一根勾型铁棒支着一个大铁环到处滚，娃崽们在奔跑与滚动中感受乐趣。

我和菊花也想滚铁环，但家里没有铁环。

李铁蛋家有，他爹是铁匠。

别人家的水桶用的都是竹箍，只有他们家的水桶用的是铁箍。

李铁蛋为了让我和菊花滚上铁环，竟然把家里的两个水桶箍全卸下来了。

第二天，李瘸子提着没箍的水桶到吊井里打水，丈把深的吊井得用一根丈把长

的箩索把水桶放下去，用巧劲把水桶晃个底朝天，水桶灌满后再提起来。

水桶满了。李瘸子铆足劲往上提的时候，没箍的水桶突然炸开了，李瘸子身体失去重心后，连连后退，最后一屁股跌坐在井边的臭水沟里。

那时候，铁值钱。

李瘸子赶紧回家找钩子来捞铁箍，结果捞了半天什么也没捞到。

李铁蛋喜欢女人，这家伙不止一次跟我提，他想和梅花睡觉。

那时候我 10 来岁，不晓得什么叫喜欢女人，这家伙说喜欢女人就是和女人睡觉。我说我喜欢梅花和菊花，每天晚上都跟她们睡在一起。但他说那不叫喜欢，喜欢女人还得干点别的才行。我问还要干什么，他没有说，而是拉开我的裤头瞅我的小鸟。他说我的鸟太小，还没长毛，什么也干不了。然后拉开裤头让我瞅他的鸟，他的鸟真大，毛茸茸的站在那儿。

我问为什么会这样，他说他的鸟在想梅花了，但我不信。

我是喜欢梅花的。

或许是喝狗奶长大的缘故，我跑得跟狗一样快，能逮住那些正在奔跑中的小动物。有段时间，我总是把逮住的小动物当作礼物送给梅花，而梅花总是玩上一会就把它放了，然后让我再去抓别的小动物。这样一来，雷公山上的小动物，都是我送给梅花的小礼物了。

因为梅花，我跟李铁蛋闹翻了。

没人的时候，李铁蛋喜欢对梅花动手动脚的，梅花很生气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在街上滚铁环，滚得很开心。后来梅花要去雷公山上捡干柴，我们也跟着去了。在山路上滚铁环难度很大，但刺激过瘾。

“我们三个来比赛吧。”李铁蛋指着山对面的一棵大松树说，“谁先滚到那谁赢。”

然后滚着铁环在山路上飞跑。

然而没跑多远，这家伙就躲到路老坎去了。

李铁蛋说：“铁环碰坏了，要修。”

我和菊花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，自是夺路而过。

那棵大松树看起来很近，但是跑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没有半炷香的时间是